

參加革命軍東征散記

鄧文儀

一、前言

民國十三年五月，中國國民黨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學生五百人，由總理孫中山先生、黨代表人廖仲愷先生暨校長蔣中正、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將軍、軍事總教官何應欽將軍等領導主持之下，經過六個月嚴格的軍事訓練與政治教育，於十一月開始建設革命軍。先成立教導第一團，何應欽任團長。次成立教導第二團，由王柏齡任團長，作為建設革命軍的基礎。六個月完成軍校學生訓練，不到三個月編組革命軍兩個團。民國十四年一月，就開始參加革命軍東征作戰。革命軍官與革命軍的建設，在這樣匆促的短時期內完成，全憑著孫總理與蔣校長的精神，用革命的方法，革命的戰術，建校建軍，迅速參加戰鬥，獲致勝利。乃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奇蹟，亦為中華民國革命建國的始基。

民國十四年，由於國民黨叛逆陳炯明，勾結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連繫在廣東的假革命軍——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川軍熊克武，協力進犯廣州，陰謀危害孫大元帥及蔣校長，奪取中國國民黨的政權。國民黨中央命令當時在廣

東贊成革命的湘軍譚延闓總司令、粵軍許崇智總司令、滇軍軍長范石生，警備軍吳鐵城等部（滇桂軍表面參加東征，實際按兵不動），實行東征，討伐陳炯明，盤據東江叛逆軍。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二期學生及教導第一、二團以隨營作戰訓練名義，即軍校校軍名義，由校長校本部指揮。因為蔣校長兼任大元帥大本營參謀長及粵軍參謀長，故由其指揮各軍參加東征，亦名正言順。孰料東征開始，第一次淡水戰役，校軍兩個教導團，就成了主力。最初祇有粵軍第七旅配合作戰，往後才有粵軍第一師、第二師、及警備軍，協同作戰。這是革命軍東征最初作戰的部署情況，和戰鬥序列的一般情形。

革命軍東征，祇有兩大戰役，和幾個小戰役。最初的一個小戰役，為淡水戰役，是陳逆所部林虎及洪兆麟兩大部份的洪軍最小的一部份。但革命軍旗開得勝，就在這一次戰役中，奠定了革命軍的精神及革命軍的戰術與戰鬥紀律的基礎。革命軍雖獲了勝利，但教導第二團第三營第七連連長，臨陣畏縮不前，違犯了連坐法，實行槍斃。第二團團長王柏齡，不能沈著應戰，予以調職，由參謀長錢大鈞繼任。革命軍愛國家、愛百姓

、不貪財、不怕死的精神，得以確立。賞罰公平，紀律嚴明。從這一戰役，就奠定了革命軍往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基礎。

東征第一大戰役，是棉湖浴血戰。是三月十三日，由校軍兩團（配屬粵軍第七旅），和林虎的主力兩師兩旅，激烈作戰。教導第一團奮勇戰鬥，死傷過半。第一營營長蔣鼎文負重傷，第一期學生之任連、排長者，傷亡數十人。革命軍以二千多人，與林虎逆軍兩萬多人，血戰一整天。革命軍傷亡三分之一，林虎逆軍傷亡五千以上，乘夜落荒而逃。這是革命軍以一敵十，以少勝多的一次革命大戰役，為以後革命軍樹立一楷模，為革命軍英勇善戰，戰必勝，攻必克，創造了光榮戰史戰例。

東征第二大戰役，為興寧戰役。是在棉湖戰役之一週後，於三月二十日完成的。興寧城池險要，三面環水，為粵東北的歷史兵家必爭要地，乃林虎逆軍經營多年的根據地。林逆號稱五萬人的主力，均在附近。林逆萬料不到革命軍在棉湖激戰之後，不過三天，就能追擊到五華、興寧。因為由棉湖到五華、興寧，相距三百多里。山嶺險峻，天氣惡劣。在一般軍事作戰言，乃為絕不

可能之事。蔣校長用兵神速，惟有憑藉革命軍精神振奮，士氣旺盛，加之已知總理孫先生於棉湖戰役先一日，在北京逝世消息，惟有親率黃埔師生三千子弟兵，乘勝追擊，一鼓而掃平陳逆主力及根據地，滅此朝食，藉以實踐孫總理遺命，並安慰孫總理在天之靈。第一團於三月十七日夜，何團長使用夜間偷營巧計，不戰而克復五華。第二團於十八日進抵興寧城下，饒勇之第二營營長劉堯宸，首先攻抵城邊負傷。蔣校長指揮第二團攻城，連日淫雨，雖官兵十分疲勞，終於三月二十日傍晚，攻克興寧。林虎黑夜隻身逃走，俘獲甚多。第一次東征，至此便告一段落。革命軍英勇善戰之名譽，很快便流傳全國。并使得世界各國，為之震驚。

作者為黃埔第一期學生，是時任第二團第七連排長。棉湖、興寧兩次戰役，均在前線作戰。故就當年閱歷見聞所及，及個人與寧受傷以後，所經病患艱難困苦，病假回家居留二月，回到軍校任職，備受蔣校長關懷情形，一一加以敘述，藉使讀者得以瞭解革命軍東征戰史之一斑。

二、棉湖浴血戰

東征軍校軍自白芒花和敵人稍有接觸之後，敵人洪逆兆麟部，一退再退，望風而逃。我軍二十四日進駐白雲市。每日行軍六十里，途遇大雨，行軍艱苦萬狀。有一天清晨，第一、第二兩團集中一起，準備出發，適逢傾盆大雨。何團長應徵指導我們在臨時集合場，露天冒雨，連接唱了一小時多的軍歌。待雨小時，才拔營前進。

二十五日進駐平政圩，二十六日到達赤石圩，二十八日到達海豐縣城。一路沿途老百姓、男女老幼，都到道路兩旁，用爆竹、茶水歡迎革命軍。兩根竹桿橫懸一幅紅布，表示慶祝勝利，歡迎鼓舞之意。我們真是愛護百姓，公平買賣。有時購買零星物品，還多給老百姓的錢。全校官兵無不興高采烈，笑逐顏開，好像勝利回家一樣。不過大家也有一種苦悶，就是每天行軍前進，看不見一個敵人，頗感難過。我更有一大困難，行軍作戰以來，痔瘡大發。每天走了幾十里路，一到下午黃昏，將要宿營時，就感到痛苦不堪，不能再行動。所有宿營住地的分配，及警備飲食茶水的照料，都全靠班長和弟兄們分別負責。好在他們和我相處不過半月，彼此親愛互助合作，真如兄弟手足一樣。革命軍人同甘苦、共患難的精神，表現無遺。我雖力疾行軍作戰，也就輕易過去了。

校軍三月二日進駐新田，三日到達黃塘，四日進至曲期，五日集中棉湖，六日進駐揭陽縣城。次日，友軍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先後攻克潮安汕頭。行軍半月，未遇到敵人。官兵苦悶之餘，也都感到軍情緊急，孤軍深入的危險。等到三月十一日之後，校軍指揮部才得到情報，陳逆炯明之主力林虎所部，業已從容集中，迂迴抄襲我軍後路，陰謀一戰消滅我校軍於揭陽汕頭之間。林虎為一猛將，過去有飛將軍之稱號。這時率領逆軍第二軍劉志陸，第一師黃任寰，獨立第三旅王定華等部約兩萬餘人，分成數路，準備用如暴風急雨一般，向我軍進攻。

我軍自作戰以來，為時已過一月。迭克名城，聲威遠播。軍民合作，到處受到民眾歡迎。士氣旺盛，精神振奮。因人人都想作一次激烈會戰，徒以春雨連綿，苦戰月餘，將士疲乏，補給困難。最困難的是兵力單薄，此際能實際參加會戰的，已不足三千人。敵人林虎所部比較多過我軍八倍，這次會戰的險惡，在戰前官兵都有相同的感覺。

三月十三日夜過後，蔣校長下達作戰命令。粵軍第七旅向敵左側包圍攻擊，教導第二團攻擊右翼鯉湖之敵，並掩護第一團之左側。第一團何應欽攻擊正面和順的敵人，各軍於拂曉前出發到達攻擊位置，迅速出擊。

我們第二團在錢大鈞團長指揮下，於清晨五時後出發，很快到達鯉湖附近。不料當面敵軍早已向和順轉進，我們找不到攻擊目標。但等到兩小時後，隔山和順方面槍砲聲音激烈，知道第一團已和敵人主力在和順方面接戰，第一團以一千多人的兵力，和林虎主力二萬多人激戰。我們從情況及砲火機槍聲音判斷，深知戰況必是驚險萬狀。但我們未奉到校長命令之前，又不敢輕易行動，前往增援。兩團隔山相距十里之遙，深恐各個被敵人擊破。直到下午，錢團長依著右翼激戰砲聲，命第二營劉堯宸營長，向右翼第一團作戰地境開進。因上午激戰之後，正午稍有一時停頓，下午激戰再起，再不能不迅速主動赴援。第二營開進之後，第三營跟進，下午四時左右，第二團已可邀擊和順頑敵之背，正當敵人傷亡慘重，驚懼躊躇的時候，我們直接攻擊敵軍的司令部，

使敵軍一時腹背受敵，軍心動搖，士氣崩潰，接著就狼狽開始撤退。

我與第七連奉令迅速佔領附近幾個山頭，攜帶十幾面旗幟，插在每個山頭上面，佈作疑兵。我率領全排戰士，跑步登山，分佔幾個山頭之後，將近黃昏，但見敵人軍隊以四路縱隊，密集隊伍在山腳下退走，相距僅數百公尺，我們高聲大喊要他們繳械投降，他們大聲答覆說：「請你們下來吧！」我們因為人少，情況不明，祇有看著他們大隊撤退。棉湖戰役到夜間就告一段落，真是驚險萬狀。第一團在何應欽團長指揮、校長親自督戰之下，激戰竟日。肉搏衝鋒，砲兵平射，傷亡慘重，終得勝利。革命軍以一敵十，以十敵百的革命戰術，在棉湖戰役中具體實踐了。我們革命軍在萬分緊急危難中，創造這樣偉大而神奇的戰蹟，在世界戰史上，將成最光榮的新篇。

一週後，我們才知道總理孫先生已於棉湖戰役先一日，在北京逝世。棉湖戰勝，有不少官兵相信是總理在天之靈護佑的成果。這是我畢生所見到的最艱險的一次戰役。

三、興寧巷戰掛彩受傷

棉湖之戰，革命軍教導第一團，以千餘之衆，得第二團的適時協力，一日之間，擊破二萬精銳之敵。雖浴血苦戰，犧牲甚鉅，但從此得將背叛國民黨暨孫總理，盤據東江數年之逆部殲滅殆盡，開統一兩廣，統一全國之先聲，為實行三民主義，革命建國建立堅強的基礎，實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大的光榮。我們為肅清殘敵，實行跟蹤

追擊，三月十五日，進軍河邊，休息一天，接受廖黨代表仲愷代表總理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犒勞，全體官兵各得銀洋二元猪肉數兩，飽餐一頓。全軍歡欣鼓舞，這一戰役勝利，很快震驚全國。

三月十六日，校軍出發，繼續向林虎巢穴五華及興寧攻擊。我們第二團第七連，掩護砲兵，於十七日繞道前進。兩日一夜，行軍一百八十里。十八日到達五華，第一團未經戰鬥，業已計取五華，俘獲甚多。敵人以其軍棉湖大戰傷亡慘重之後，至少須休息整補一週，方可進軍。不料將校長用兵神速，僅三日，即已跟蹤追至，實出逆軍意料之外，故不戰而克五華。十七日，校軍即已進至興寧城下。

三月十九日，教導第二團及粵軍第一旅陳銘樞部圍攻興寧城，教導第二團先將城外敵守兵驅逐，進攻南、西二門。第一旅佔領興寧城南之神光山，上午部署就緒，決定準備下午開始攻城。

第二營主攻南門，第三營主攻西門。不意敵軍從水口方面來援，夾攻我第二營，營長劉堯宸奮勇殺敵，腿部受傷，蔣校長以南門地勢不利，轉移主力，集中攻擊西門。整夜相持激戰，天雨漸大。官兵都在臨時構築陣地中，冒雨和敵人對峙。

二十日，林虎調集附近所轄黃業興、王得慶、李易標等師旅，增援興寧。蔣校長指揮校軍及粵軍第一旅，先行各個擊破南門外之敵軍，再令第三營，於下午三時，進攻西門城。

興寧城非常險要，可與惠州城相伯仲。城有護城河，東、南、西三面是水，僅北門連接陸地，河流寬雖不過數丈，但因連日下雨，山溪水漲，

徒涉不易。

西門有一臨時架設的浮橋。橋頭，敵人機關槍陣地堅固，累試攻擊，無法通過。第七連奉命徒涉進攻，我所率的第二排，奉命率先徒涉過河攻擊前進。好在我同排弟兄，都能游泳，克服各種困難，選擇一處水淺區域渡河。當我們正在徒涉渡河的時候，敵人從四面八方，集中火力向我們射擊，彈如雨下，我善於潛水，由水底幾次躍進，就到了對岸河畔竹林之下。然後集中全排向西門城外狹長街道，進行巷戰。這時全連官兵，均已參加戰鬥。敵軍相當狡猾，在各市房屋頂及高樓上下，都埋伏有人，向我們攻城的部隊，四面八方施行襲擊。我們不顧一切危險和困難，衝鋒越屋穿街前進。約一小時，我們就攻過二、三百家店舖，接近城門附近，為第八連作攻城的準備。這時第七連的官兵一百多人，傷亡已過半。我指揮的一排，因為是打先鋒，三十幾個弟兄已有三分之二受傷，我也被屋下伏兵襲擊，傷了大腿，流血很多。自己初無感覺，祇是精神激奮，全身發熱。直到班長說排長受傷了，我才覺得有些痛楚。連長要我撤退，由擔架兵把我抬起，後送野戰醫院。當我經過浮橋到野戰醫院途中，遇到二個潰散的敵兵，他們雖有武器，但已沒有彈藥，很快就被我軍俘虜。這時已近黃昏，第八連、第七連攻城的砲火，十分猛烈。夜色蒼茫，砲火連天，真是一場猛烈的激戰。

當我到達野戰醫院不久，將傷口上藥包紮好之後，不到八點鐘，我聽說我軍第八連由桂永清連長率領，業已攻克興寧城，敵人大部已向城北

逃去，小部份在城中巷戰，也有一部份繳械投降的。我們聽到這些消息，都感到十分欣幸，就是受傷的痛楚，也爲之減輕不少。

一個作戰受傷的人，當他仍在戰場的時候，是可以勉強支持的。但一脫離戰場，尤其是進入野戰醫院之後，或者由於流血過多，或者因爲疲勞過度，精神鬆弛下來，人就不免十分軟弱。我已經四天沒有好睡了，兩天強行軍，加上兩天守在泥水的陣地裏，疲乏到了極點。在勞後過度時，痔瘡也隨著加劇。我在野戰醫院睡了兩天，都不能動彈，好在第四天，我們受傷的官長，都被用船由興寧經過潮州，送往汕頭博愛醫院醫治，我才脫離險境。第一次東征，很快就得到全勝。林虎和陳炯明，都逃到香港去了。少數的殘兵敗卒，逃到福建邊區去。後來陳炯明在香港發表談話說，蔣校長指揮的學生軍，不是打槍，而是打血。革命軍是用血把他們打敗的。由敵人的談話，更證見我們的冒險和英勇，我以能參加這次戰役，引爲畢生的光榮。

四、汕頭醫院接受慰問

因爲連日大雨，山洪爆發，我們由興寧野戰醫院出發，同行受傷軍官二十多個，共乘兩船，由梅縣經潮安到汕頭，本來需要三天，結果不到兩天半就抵達了。就在同一時刻，粵軍第二師師長張民達，也乘小船赴汕頭，由於水急船翻，就被洪水溺死了。一個軍人不死於戰場而死於水火意外，真是可惜。我們聽到這個消息，一面悼念張師長，同時都慶幸我們坐的船隻，沒有被洪流

淹翻，但也感到驚險了。

汕頭博愛醫院是日本人開設的，院中房屋很好，是三層樓的高大洋房，設備甚新。醫師護士，都有很高的學養和豐富的經驗。我們住進醫院之後，都感到很舒適，雖則創傷十分痛苦，但飲食營養甚好，醫藥護理及時，也就心安理得了。

由於我們打了勝仗，也由於我們的勇敢，建立了若干戰功，政府和人民曾接二連三的來慰勞我們。蔣校長、廖黨代表及很多高級軍政長官，都來慰問過我們。蔣校長派人贈送我們的慰勞金有兩三次，由五元、十元到二十元，在當時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記得我們在棉湖戰役大勝之後，國民黨中央犒勞金，每人不過二元。兩相比較，我們所獲精神的慰藉，與金錢物質的獎勵，就很可觀了。

我的右大腿槍傷並不嚴重。住院不到兩星期就很快痊癒。但是我的身體，本來很強壯，由於半年來患病的結果，力疾從軍作戰，使我的體質衰弱不堪。尤其是那兩個月的東征戰役，帶著痔瘡行軍作戰，痛苦不堪。在戰事進行時，精神振奮，勉可支持。但戰事結束，傷病齊發，我的痛苦和艱難，就比其他受重傷的軍官要嚴重了。要不是博愛醫院優良的醫療及各方面的慰勞獎勉，也許我早已無法支持。

醫師的診斷，決定先把我的槍傷醫好，再醫我的痔瘡。由於是內痔，必須開刀動手術，而且要較長的時間，方可痊癒。我接受醫生的勸告，不顧一切困難，就在入院兩星期，槍傷已經封口初癒的時候，接受醫治痔瘡的開刀手術。全身麻

醉，日本醫生的醫術甚是高明，手術經過良好。但麻醉醒後，疲乏痛苦，使我覺得比再受一次重傷，還要難過。創口很大，一個星期都不能吃普通飲食，僅能吸收很少的流質，睡在病床上不能轉動。我雖則很高興傷病同時作了根本治療，但當開刀手術之後，痛苦不堪，我又後悔爲什麼要在這時候自討苦吃，而不等身體恢復健康後再開刀呢？因爲體質弱，抵抗力差，所以施行手術後，就更加困苦難受了。

在醫院住了一個月左右，傷已全好，病也好了一大半。這時精神上很痛苦，感到很孤寂，非常想家，希望趕快回家去看看祖父母及父母弟妹，把我二年來的遭遇和困苦及成就向他們傾訴，使他們得到安慰，令我得到慰藉。一個感情豐富的热血青年，當他在離開家庭很遠，孤苦伶仃，疾病無告的時候，他想念家人是十分殷切的。我當時的處境，就有這樣的感覺。我想祇要能見到家人，或者我能結婚成家，我的病痛就可不藥而癒，否則我的精神苦悶，病體是不易早日康復的。因之，我在博愛醫院住了一個半月以後，開刀創口仍未收口，我就寫報告給教導第二團的錢團長，許准給我病假三個月，回家省親養病。醫生原不同意，我病未好即出院，加之回到湖南要半個月以上的行程，舟車勞頓，換藥不易，但我堅持要走。所以得到團長准假之後，醫院也就准我成行，其實這確是一次十分冒險犯難的行動。醫生在我離院之前，囑咐我兩件事，第一是沿途要按時換藥，如果創口發炎，或痛得厲害，要找醫生診療。第二因我受了傷及痔瘡開了刀，一年之

內不可結婚或接近女色，否則後果將會不堪設想。也許他已經聽到護士報告，知道我想早日回家結婚，所以提出嚴重警告。我接受醫生囑咐，五月初旬，就離開汕頭博愛醫院，搭上輪船，由上海、漢口，回去湖南醴陵老家。不過雖然安全到了老家，但病況却更加沉重。身體瘦弱，飲食很少，有病不聽醫生言，吃苦在眼前，真是自作自受。

五、回鄉省親病魔纏身

當我回到湖南醴陵老家的時候，我的家人，由祖父母、父母親到兩個弟弟兩個妹妹，以及所有的親戚朋友，都熱烈歡迎，十分高興。認為我去廣東，當兵不到兩年，就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畢了業，做了軍官。在我們鄧家，那是很少有的。認為這不僅是光宗耀祖，而且是我們全鄉全家一種光榮與希望。他們希望我從此即可負擔我一家的生活，及帶領鄧家的同宗與家鄉的青年子弟，到外面去為國家努力奮鬥。事實上，往後的數十年中，我會推介和引導了家鄉千百子弟離開家鄉，從軍報國，我並沒有使他們失望。

由於親戚朋友的歡迎，這家請吃飯，那家請吃酒，差不多天天都作客，天天都有酒肉應酬。可惜我的病沒有好，無法消受，越來越重，消瘦不堪，精神散漫，漸漸不能支持。這時家中的長輩及至親好友，都妙想天開，不找醫生，而要我趕快結婚沖喜療病。因為那時我除了創傷未全好，身體瘦弱，精神萎靡之外，並無其他疾病。我自己也想早日結婚，因為我是一個早熟的孩子，

這時已是二十歲了，無論從那一方面說，結婚都是當前的唯一大事急事。心中雖沒有忘記汕頭博愛醫院醫生之言，「一年之內，不能結婚」，但經不起親友的勸導，我終於答應早日結婚。在我沒有同意之前，憑了媒妁之言，友人介紹一位李白堅小姐給我的父母，李小姐十六歲，已在國民小學畢業，品貌很好，家庭是一個小農戶，父親曾經見過，認為很滿意。所以我一回家，他們就向我提起，我同意之後，經過一個月的籌備，就在六月初，用古老儀式迎娶了。結婚前後，因為賓客甚多，我有好幾天都特別興奮，也特別忙碌，夜間睡眠甚少，食少事繁，體力就更加差了，幾乎到了疲勞不堪支持的程度。所以結婚也就成了形式，簡直可說是有名無實。

結婚之後一星期，因為我早已約了幾位中學同學的青年朋友，在醴陵縣城見面，所以我就乘坐弟弟推著的手推車到縣城去，由我們家裡到縣城距離約六十華里，手推車要一整天工夫才可到達，在途中我就有些精神迷糊，頭昏眼花，我和弟弟說，我要害大病了，好在勉強到了縣城。

在縣城中，住在鄧氏宗祠一位同宗伯父的家中。在當天晚上，身體就有些熱度。第二天發高燒，找醫生診斷，服藥無效。第三天，我的病就更加嚴重了，好像已進入昏迷狀態，又好像近似瘋狂，大喊大叫要回家去。第四天，我乘轎子回到家中，好像着了魔一樣，接連三天狂呼亂叫，夢語連篇。到第四天，就不能動彈，體溫降低，我全在下意識中生活。不飲不食，開始做了一個漫長的迷夢。

長夢開始，是從看了很多小說故事下意識的反映，連繫到幻想，作為一個英雄和美人的共同生活。因為我在小學讀書時，就有很多幻想，這時就在幻夢中有部份的實現。像是一個長期的奮鬥及一生活的預演，由讀書到從軍，由從軍到從政，疆場馳騁，宦海浮沉，披星戴月，勞碌奔波。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虛名時隱時現，怨尤叢集一身。還夾雜著不少風花雪月，兒女愛戀的故事，幾乎過了五、六十年的生活。這個漫長的迷夢，差不多接連到一個星期，直到端陽節前夕，才驚醒過來。迷夢時很少飲食，一身冰冷，家人都以為我已經死了，惟有父親認為我沒有死，不會死，全由他一個人照應，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宗教修養有相當成就，這真是一個奇蹟，也是一大驚險。過去五十多年的往事，很多似都已在夢中經歷，人生如夢，生死榮辱，很快即可決定的長夢實踐，我的記憶力很強，隨遇而安，樂觀奮鬥，也許是在那長夢中得到啟示和決定。

六、重回黃埔擔任區隊長

當我重病初癒的時候，我的三月假期，業已屆滿。我想很快再去廣東繼續服軍役，但是我因家中貧窮，結婚生病又花了不少錢，家中已是債台高築，自然沒有餘錢可作我去廣東的旅費，六月底，我曾寫了一封信寄給黃埔軍校，是向校長報告我回家患病經過，準備回粵，但是旅費無著，請求寄款，以便成行。兩個星期之後，接到學校回信，說校長已看到我的報告，要我趕快回到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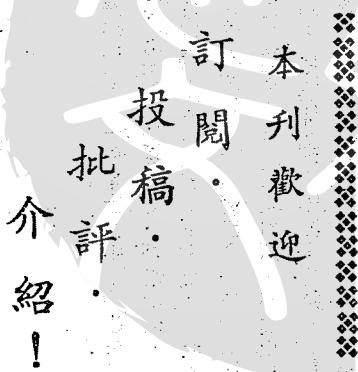
校服務，同時寄來旅費三十元。我和家人都高興極了，雖然健康未全恢復，但却迅速準備啓行。我帶了弟弟和四個青年學生，取道湘南陸路，沿粵漢鐵路線去廣東，因為那時粵漢鐵路尚未修通，湖南僅可通到衡陽，廣東祇到韶關，由衡陽到韶關要步行，行程不到一百五十公里。但因山嶺多，天氣熱，相當艱苦，我們走了一星期，才到廣州。

到廣州之後，費了三天時間，把弟弟及帶來的四個青年學生，送到湘軍學兵營當學兵。我已得到學校命令，派我擔任軍校第三期第三大隊第八隊任中尉區隊長，我在七月底就到任開始工作。這時大隊長是雲南人張與仁中校，隊長是馮劍飛，第一區隊長黃維，第三區隊長陳德法，都是第一期同學。馮隊長是我同隊同學，我們好像兄弟一樣，彼此相處很好。

帶學生不比帶兵，營區隊長要比當排長困難得多。因為軍隊士兵，腦筋簡單，服從性很強。祇要本身健全，對待士兵好，士兵是很聽話，很容易指揮的。可是軍校學生就不同了，他們多數是中學生，也有少數大專讀過的學生，是從各省市考選的，知識程度相當高，什麼事都要講道理，也有些學生很頑皮，對隊上官長要吹毛求疵，尤其是我年紀比較輕，那時不過二十歲，身體很瘦小，加以又是本校同學，學生中有些比我年紀大、學問好、身體高的，我雖然以十分熱心負責，以虛心服務的精神對待學生，仍然遇到了不少困難。

有一個學生林澤深，是浙江溫州人，為全區

隊最矮小最年輕的，但很聰明，也很頑皮。我們隊上規定學生不准吸紙煙，他偏要吸煙玩耍。第一、二次看到他吸煙，我勸他不要吸，要守隊上的規定。我說要是第三次看到，就要關禁閉了。結果他不僅被我看到第三次吹煙，關了半天禁閉；第四次關了一天禁閉，之後，我對他說，如果再吸煙，便自動進禁閉室去。他笑著對我說：「謝謝區隊長的好意，我可在禁閉室休息，我很願意關禁閉。」我聽了真是啼笑皆非，遇到這樣頑皮的學生，真沒有辦法應付。



本刊歡迎
訂閱
投稿
批評
介紹！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 每部十二冊

名譽總編輯：王雲五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季洪

精裝本特價四、八〇〇元
普及本定價二、七〇〇元

精裝本每冊售價（普及本恕不分售）：

社會學	龍冠海主編	四五〇元
統計學	張果為主編	四五〇元
政治學	羅志淵主編	五二五元
國際關係	張彝鼎主編	七五〇元
經濟學	施建生主編	五二五元
法律學	何孝元主編	六〇〇元
行政學	張金鑑主編	四五〇元
教育學	楊亮功主編	四五〇元
心理學	陳雪屏主編	四五〇元
人類學	芮逸夫主編	四五〇元
地理學	沙學浚主編	四五〇元
歷史學	方豪主編	七五〇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